

生活

□ 罗光辉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是一条路，岂能没有坑坑洼洼……”每当听到这首《苦乐年华》，我就会想，到底什么原因让这首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而且经久不衰？到底什么是生活？

有人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词典说：生活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的各项活动的总和，是指对人生的一种诠释。

前不久，在朋友圈晒了几张在海边漫步、在植物园看书的照片，立马引来了点赞：“羡慕、嫉妒、恨。你这才叫生活，我们还只是生存。”

生活？生存？生活是不是比生存要高一个层面？我问朋友，朋友说：“生存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生存的升华。”还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辅导我：“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朋友是文化人，喝过不少墨水，肚子里有货。不过，生活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近日看书，读到胡风留给后人的一副对联：“物活常香土，人生极乐园。”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一活一生，合起来不就是生活么？有人说，生活就是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雨果说：“生活，就是理解。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将来。生活，就是自己身上有一架天平，在那上面衡量善恶。生活，就是有正义感、有真理、有理智。生活，就是始终不渝、诚实不欺、表里如一、心智纯正，并且对权利与义务同等重视。生活，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所能做到的与自己所应该做到的。生活，就是理智。”外婆说：“生活，就是你一生下来就遇到活的艰难，是我们帮你找了11个妈妈才让你活过来了。”马克思曾设想过一种理想的生活：“早上钓鱼，下午种田，晚上看哲学。”我向往这种生活。不管怎么活，千万别把自己弄丢了！

椰树赞

□ 严鸿

有人称颂过参天耸立的白杨，赞誉过婀娜多姿的垂柳，讴歌过万古长青的劲松……今天，我要夸夸咱们海南的椰子树。

椰子树是南国常见的一种树。在美丽的海南岛无论是繁华的街市，还是偏僻的乡村；无论是富丽堂皇的住宅小区，还是寒微简陋的农家小院；无论是贫瘠荒凉的穷山野岭，还是阴冷潮湿的海边沙滩……随处都可见到它们靓丽的身影。

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但因与椰树结缘而扎根三亚。记得那是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候，我怀揣着美好的希冀与憧憬，信心满满地踏上三亚这方神奇的土地。当我在公交车上第一次看到那一株株挺拔俊秀、绿叶婆娑的椰子树从车窗一闪而过时，我不禁“哦”地尖叫了一声，立即引起车上人的好奇，其实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我当时内心的愉悦之情！到达目的地后，我在八小的校园里对着那一排排整齐的椰子树，足足欣赏了三小时之多。

椰子树的外形是如此壮观！椰子树的树干大多笔直竖挺，最粗的直径可达50-60厘米，它长得非常高，一般在15米左右；其枝叶葱郁茂盛。碧玉般的树冠，利剑似的长叶，坚韧的叶柄不知疲倦地支撑着这把“巨伞”。椰子树一年四季开花结果。它的果实是粉白色的，透出淡淡的清香。椰果呈扁圆状，幼小时呈嫩绿色，成熟后就变成木黄色了。椰树苍翠欲滴，娉娉婷婷，风情万种，是海南岛美丽的象征。难怪有朋友这样说：“哪里有椰子树，哪里就有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椰子树浑身都是宝。它的树干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建筑材料，枝叶可以做扫把或简易的棚顶。椰肉雪白可口，营养丰富，可制椰子粉、椰子羹、椰子糖，是极佳食品。椰壳是雕刻的好材料。椰子汁，是纯天然的营养饮料，含有多营养成分。据说，它还曾为“打鬼子”立过汗马功劳呢。当年琼崖纵队在缺医少药的抗日战争时期，曾用椰子汁对战士进行静脉注射，使他们强身健体，战胜病魔，奋勇杀敌。椰子树还可以起到绿化大地，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的作用……总之，椰子树是“聚宝树”。

椰子树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人们的保护神。不管是在高山、峡谷、海边、沙滩，只要有一棵种苗，它都能随遇而安地蓬勃生长。干旱干不死它，狂风吹不倒它，巨浪打不断它。椰子树多像一位英勇无畏的勇士啊！人们忘不了，那次百年不遇的强台风“达维”突袭琼岛，造成了洪水泛滥、作物被淹、村庄被毁……于是乎，整个岛屿一片狼藉，美丽的海岛严重“毁容”。然而，就在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椰子树不惧淫威，挺身而出；它“头可断，血可流”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强台风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创造了哪里椰子树，哪里就有群众不倒房屋的奇迹；它以自己的不屈与坚韧谱写了一曲不朽的颂歌。

我爱椰子树那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鲁迅先生在赞美老黄牛时曾这样写道：“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椰子树不也具有“孺子牛”的精神吗？它不求索取，从未让人松土、浇水、施肥，给予人的却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朋友，从椰子树身上你得到一点启示吗？——它不正像我们勤劳淳朴、英勇无畏、蓬勃向上的海南人民吗？！

“飒爽英姿傲然挺，铸就道观靓丽景。历经狂飙腰不折，永驻天涯留英名。”啊，椰子树——美丽的南国的树！你正直、无私、挺秀、坚韧，我要高声地赞美你！

让时光慢点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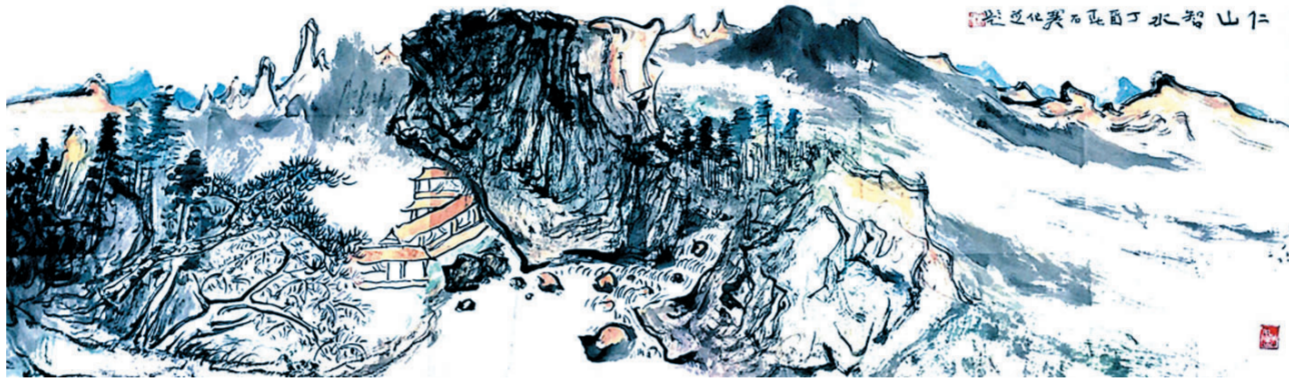
□ 王珉

听着王菲歌词中一句经不起情感受挫的深问：“天空，藏着深深的思念……”。我想起了心爱的卡农。周而复始，无始无终。每一次聆听，不会因为时光的前行，而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如此纯粹的音乐，相伴的人生是真实而美好的，无需太多矫饰娱乐的成分！

时光悠悠，最早一次听到卡农，是在死党的心情低落低谷中听到。“倾听每一次曲终人散，一个转身，命运就把故事结束。”寥寥数语合着卡农的主题曲，恰似揭开了青春絮语的一帘幽梦，让我沉醉在文字和音乐的完美搭配中，不能自拔。最初吸引我的，便是这首卡农原版。后来，年岁渐长，听遍了所有版本的D大调卡农。原版的卡农三部曲提琴，闭眼倾听，幽雅淡然，空灵清越。至此，我的双耳再难以抗拒对卡农的眷恋。钢琴版的悠远宁静不过于此，如此氛围接近原创。纯粹之音，也能唤醒卡农的对位分层，令人惊艳。再后来，听到佛拉门戈版，绝对音

乐天才再世。悠静的卡农，竟然能用热情昂扬的西班牙佛拉门戈演绎。佛拉门戈版卡农，让人嗅到了藏在卡农中的氤氲花香，并毫不犹豫地绽放了花瓣，让人望见了群花簇拥下嫩靛色皮肤的女郎痴情的回眸，望见了她的流水明眸，岁月静好。

卡农，它的原意为“规则”，暗指复调音乐的一种写作技法。钢琴的我，明了它的特点是各个声部，遵循规则互相模仿，意即后面声部按一定的时间轴依次模仿前一声部的旋律。喜欢美乐的朋友，皆熟悉的轮唱曲，便是卡农曲的一类。卡农出现于13世纪，后人常学习古代曲调作为卡农主题。譬如，巴赫的《五首卡农变奏曲》；19世纪的交响曲、奏鸣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也常用卡农手法。巴赫时期，复调音乐达到顶峰，至此，再无人逾越。然而，教授巴赫的帕赫贝尔，仅有D大调卡农流传甚广。天籁之曲，原本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仁山智水(国画) 石寒

听雨

□ 卢兆盛

听雨，在一种情绪里，在一种氛围里。

有什么样的乐曲能比得上雨那般和谐那般美妙呢？

看雨，是一种享受；听雨，则是另一种更有情致的享受了。当雨帘挡住视线的时候，耳鼓并不妨碍雨点的敲击。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屋里听雨。如果把整座房屋比作一部巨型

钢琴，那么瓦片便是硕大的琴键，弹奏它的便是天空大师，那密密麻麻的雨点儿则是激越飞扬的音符了。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乐章，唯有春天这一章最为雄壮昂扬。每当骤雨倾泻，那“叮当”的清音顷刻间变成雄浑、粗犷的交响；若有雷霆伴奏、电光闪烁，更恰似千军万马，金戈相搏……那是一种怎样的气势哟！而无数的希望与梦想，就在

这热烈磅礴的气势中播洒、发芽、茁壮成长……

当然，我们也常常在屋外听雨。林中听雨，雨点敲打着叶片，“吧嗒”“吧嗒”，那一声声脆响仿佛也是绿色的，那么柔和，那么单纯，随便听一会儿，便会令人倍觉心境如洗，杂念顿除。

而伞下听雨，笠下听雨，那雨声更为清晰，更为亲切。我们不停地行路，劳作，谁敢说雨中的收获不及阳光下的收获呢？

哦，听雨，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用耳听，用心听，音乐之外，我们还听到了什么？

我们的母亲叫阿姨

□ 吴千斌

我清晰地记得，2015年6月1日中午，阿姨打来电话，声音微颤，语气低缓：“阿坚，你回来看我一下。”阿姨这种语气把我吓了一跳，心脏一阵抽搐，我预感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当我和妻子匆忙赶回家，只见阿姨盖着一张薄薄的被单蜷缩在床上。父亲说：“阿姨这次感冒不轻，打了十几天针了，还不见退热。”我明白了，阿姨肯定是有不祥的预感，才第一次开口叫我们回来。住了一个月院后，在焦虑忐忑中，阿姨的预感果真被无情应验了，肺癌晚期！这一结果就像晴天霹雳，把我们打懵了，心仿佛一下子被撕成无数碎片，筋骨好像被抽空了去，大脑一片混沌，怎么也不能接受这种现实。我们强挤笑容，对阿姨说：“娘，结果出来了，没事，只是肺部感染，治疗一段时间就好。”阿姨说：“仔，别骗我了，我肯定得什么不好的病了。”我们隐瞒着，但从此，打针、吃药，固执地占据了阿姨的全部生活。

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我痛苦万般，感慨很多……

外公没有男孩，只生了三个当老师的女儿。大姨人长得漂亮，是当时村里的第一位女教师，在那个年代是头等稀罕的事。也许是出于对大姨的尊重吧，家族中大大小小的兄弟姐妹以及她的子孙辈，至今都跟随着大姨的孩子管大姨叫阿妈，管我们的母亲叫阿姨。其实，家庭中的这种称呼是一种爱，一种亲情的延续和体现，跟辈分无关。五十多年了，我们这些孩子叫母亲为阿姨，竟也习以为常，以至于听见别人叫妈妈，我们也想叫声妈妈的时候，妈妈这两个字如哽在喉，就是叫不出来。阿姨今年七十八，全头已染霜，却从未听到过我们这些子女叫她一声妈妈。

阿姨命苦，师范毕业后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发配回乡务农，到了1985年才得以平反当上教师。她对子女的管教跟对学生的教育一样严格，重在言传身教，塑造心灵。她经常带我们去干各类农活，去探望生病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她借钱供我们生活和读书是常有的事，但阿姨也常常会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亲戚。几十年来，从没见过阿姨跟哪一个红过脸。阿姨和父亲一生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说话轻声细雨，形影不离，相濡以沫，堪称人间比翼鸟。阿姨慈爱温良好脾气，从来没有

大声训斥过我们，每每不听话，阿姨就会假扮板起面孔对我们说：“再不听话，我就把你们卖去山里喂熊。”这一招果然每每奏效，我们顿时就会变得乖巧。阿姨这种朴实的管教陪伴着我们渐渐长大，渐渐懂事。

记得我挨过的唯一一次鞭子，是在读小学三年级时，阿姨存放在衣柜里的十几元钱不见了，阿姨认为一定是家贼所为，这是大事。第一次过堂，阿姨好声好气的，我和妹妹都没有承认。第二次过堂，阿姨就不客气了：“人讲三岁看老，你们从小就学会偷钱，长大了是不是什么都敢偷了？”话音没落地，阿姨就手起鞭落，噼啪作响，一气呵成，我幼嫩的屁股顷刻出现了几条微微隆起的“杠”，火辣辣作痛。年幼的我已是哭得天昏地暗，但阿姨又过第三次堂。我已经不记得这十几元钱后来是不是找到了，而阿姨这几鞭给我留下的痛四十多年了至今犹在。我曾问起：“阿姨，我没有拿钱，你为什么还打我那么重？”阿姨笑笑：“怕你学坏哦。”阿姨对子女近乎苛刻的管教，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终生受用。

我记得大姐领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阿姨特别高兴，她哽咽着对我们说：“你们要学大姐啊，要争气！我和阿爸做那么多苦都是为了你们读好书，长大了得碗闲饭吃……”那一夜，阿姨彻夜未眠。那时，阿姨在家务农，为了不让我们饿着，能有精神读书，她每天都要早出晚归，犁田、拉车、播种、收割等农活阿姨样样精通。但尽管阿姨透支精力拼命劳作，还是不能改变窘迫状况，家里几乎顿顿喝稀粥。

为了盖瓦房，阿姨省吃俭用，拼命存钱，存够了工钱还要自己备料，自己打砖打瓦，烧砖烧瓦烧石灰，房子的梁和柱还得自己去砍回来。那年头父母为盖房子所挥洒的汗水可汇流成河，加上每天都要烧的柴火，他们不知道上了多少次山砍了多少柴。

每次上山，凌晨三四点母亲就要带上用粽子叶或棕榈皮腱和绳子捆结实的饭包，外加一小包赤砂糖或是几块萝卜，背上山钩刀和斧头摸黑出发。从八所开往三亚的火车大概在五点半左右抵达崖城站，火车要进站时都会鸣笛，几声“呜呜呜”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我父母必须收工，在天黑之前上山，不然晚上就要被困山中。所以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我就

天涯海角(外二首)

□ 柳彩然

天之涯 海之角
荒蛮空寂不长一株草
巨石丛丛 海天蓝蓝
不见飞来寻海的鸥鸟

拥抱“南天一柱”仰天长啸
刚毅与力量瞬间涌上心潮
亿万万年海底浪淘塑造了你
地阔方圆 矗立云霄

即使“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项羽到此
也会顿感自己渺小
我只是人间的匆匆过客
到此仰慕你一眼足以一生魂牵梦绕

拍拍“天涯”尽收岩顶白云缥缈
梦里不再路迢迢
越过“海角”天降巨石
目光反弹 迢迢折回的大潮

轰轰烈烈 浪飞银花飘
挡不住人如潮
探查远古造山运动的神奇
怎么抬起一个美丽的海南岛

月光下的三亚湾

月光下的三亚湾
波光粼粼 涛声惊拍着海岸
一天过后 繁华谢幕
留下一幅朦胧画如梦如幻

海滩上奔跑追逐远去的童年
萤火虫伴舞 一闪一闪
仰望茫茫的银河 想飞飞不起
侧耳倾听牛郎织女隔岸的呼唤

今夜独自徘徊在海滩
夜色怎么也抹不去你的笑脸
海浪送来层层牵挂
心中有爱 心花会永远璀璨

千年只等这一回
相爱是个不解的缘
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会如期归来
守望木棉开花的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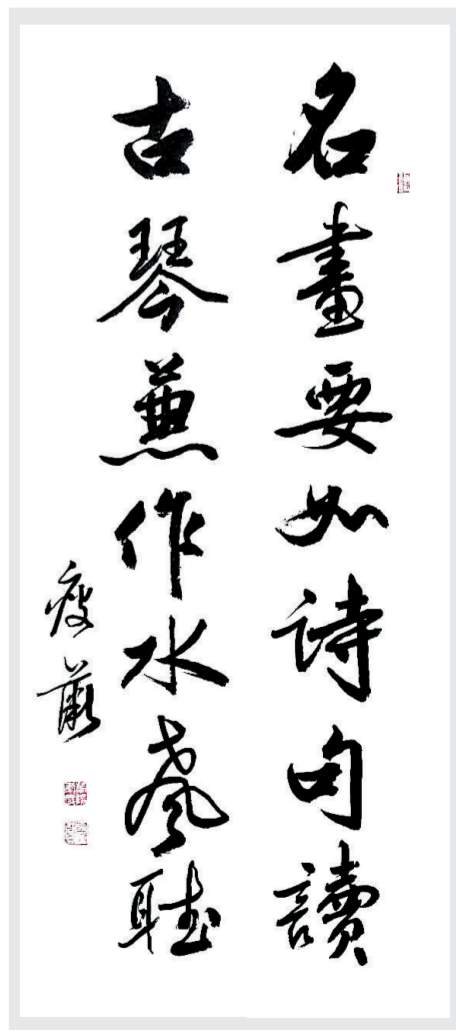
不为树下聆听椰林雨

不为树下聆听椰林雨
不为四季看花红
从遥远的北方一路流浪
只为抚慰忧伤的心灵

都叹苍天事不公
自古月有圆缺日有阴晴
都叹人生路弯弯
谁不上下求索 来去匆匆

掬一枚珊瑚玉坠赠你
赠你海底亿万年流动的时空
你回眸嫣然一笑
时光跟随着脚步在胸前摆动

此刻 你倾尽身心
让天降的舞姿释放生命的律动
当亿万年时光流尽时
你是否还会记起当年约会的老地方
花儿正红



名画要如诗句读 书法(行草) 瘦薇

